

刘润国

## “陪客”

在我老家，如遇儿女谈婚论嫁等家中大事，摆桌设宴时，定会找来一两个“陪客”，因为找“陪客”陪客人喝酒，是乡里最高的礼仪。当然，素日里，若家中来客，偶尔也会找个“陪客”来把酒言欢。但能得到如此礼遇，必是家中稀客或贵宾。

老家有几亩闲地，平日里没时间打理，荒废了几年，去年在地里栽了果树，真是找了活儿干。这段时间，抽空就往老家跑，不是锄草就是打药。干活的家什都搁置在老屋里。老屋闲置，一把钥匙在手，回来先进家门取家什，傍晚收工再送回来，然后驱车近百里，返回现在的家。

那日傍晚，收工返回老屋，放好工具，就开始返程。心里想着，如果娘在，就不用如此来去匆匆了。开着车，慢慢行驶在大街上，忽然看见发小、一直交情不错的老同学，在他家临街的院墙边，正挥着镢头刨土起垄，不知准备种什么。

开车走近，停车打招呼，问在种什么？他停下活计，靠近车窗，说正准备种上两垄苞米，同时邀请我住下来吃了饭再走。我忙摆手示谢，说时候不早了，还是回家吧。接着开动了车，告辞时眼睛的余光，扫了眼大门开启的院子，院落里有炊烟弥漫，他的母亲肯定在灶前给他做饭呢。

一路开着车，一边想着老同学真是有心人，他住在离老家十多里的镇上，抽空回家，在门前的院墙外种两垄苞米，并不是希望有多少收获，我当然理解他的用心，他是让喜欢独居在村里且尚能自理的八十多岁的母亲，在日子里有个

景儿观，有个活儿干。天天看着那些苞米，为它们施肥，为它们除草，看着苞米的个子长高，顶端长了穗头，腰间绣了棒子……想想老人坐在大门前，不能出门下地了，还能看到庄稼的成长，日日有着对庄稼的观望。对侍候了一辈子庄稼的老人来说，这是件多么开心的事情。

我们两家相距不是很远，我母亲在世时，经常相互串门聊天，同学的母亲很跟时代步伐，同学早就给她配备了手机，很让周围的老人羡慕，包括我的母亲。而我却没能让我的母亲在有生之年用上手机。尽管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有个电话拿着，有个事儿啥的方便联系。直到母亲去世多年，才慢慢理解，给儿女打电话，是无数独居家中的老人的一件心事。

那天，同学的母亲给他打电话，说家中的一个电灯不亮了。同学那段时间业务繁忙，很久没有回家，当时也抽不开身，便打电话给他族亲里的一个兄弟，让他过去给看看。不久，那边回了电话，说电灯的开关坏了，还说电线都老化了，该换换了。

同学第二天请了半天假，下午还要回去上班。他先在镇上买来电线和电灯开关，坐着通往村子的公交车回了家。同学说，当时没有事先电话通知老娘，真是让老娘得了个意外惊喜。看她在儿子面前忙前忙后，显然是想儿子了。同学到家就开始忙着检查线路，换了电线，换了电灯开关。忙乎了半上午，也并没在意母亲在忙些什么，只是答应中午吃了饭回去，显然母亲在为午

饭做准备。家里的冰箱里鱼肉齐全，同学为老人备的东西，老人一时吃不完，也许老人不舍得吃，总爱留着等儿子回来再吃。

同学干完自己的活儿，洗了手，开始和母亲一起做饭。母亲让他清洗水盆里的一条大鱼，他一看是自己在开春捎回来的那条鲜鱼，便埋怨母亲为啥不早趁鲜吃了。一边埋怨一边清洗，发现不对劲，这鱼软塌塌的一洗就破了身子，怎么一点不新鲜？今春才冰上的啊。一边的母亲，看出了他的疑惑，做错了事似的小声对他说，这条鱼冻得硬硬的，一时化不开，她放锅里蒸化的，让鱼变得半生不熟的了。还补充说，怕他急着回去，怕晚了饭，母亲的一席话说得同学心里酸酸的，懊悔自己刚才的埋怨，决定下午不回去上班了，就在家里陪母亲好好吃顿饭。于是，他拿起手机又请了下午的假。

当娘俩忙乎完，把精心准备的四个菜摆在炕桌上，母亲说，“下午不上班了，喝点酒吧吧？”

“喝点。”同学回应。母亲又忙去橱柜里找酒，同学端坐在炕上，看着老人矮小的背影，心里早已五味杂陈。看着他迟迟不去动筷子，母亲又说出了他意想不到的话。“给你找个陪客，陪着你喝？”他愣住了，顿时泪水盈眶，他的母亲，日久不见，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了贵客，喝酒竟让外人来陪。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啊。

这就是在门前为母亲种下苞米的那个同学，在一次电话聊天里对我的倾诉，让我听了唏嘘不已。都是因为我们陪伴老人的时间太少了，

所以我们在至亲眼里成了稀客，成了贵宾。但我还是很羡慕同学，家中还有个老娘。也常感慨老家的俗语，“一分地要个场，一百岁要个娘”。

我的母亲已离世十年，听了同学的讲述，竟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母亲在世时，我每次回家，一样被当成客人的待遇，她总是询问着我想吃什么，而且总是无意间遇见她怔怔看我的眼神，这才忽然明白母亲想念儿子的心情。而如今母亲不在了，每次回家，心里也总是空落落的，倍感依恋。因为我已看不见自家的院落里飘起炊烟，再也捞不着吃母亲做的可口饭菜了。也难怪那日和同学告别时，看他家的院落里飘出了炊烟，禁不住心头一紧……



樊泽宝

## 曾为邮票狂

童年时代色调单一，那时红红绿绿的玻璃纸和信封邮票乃至火柴盒等都是稀罕物，甚至连春季银杏和水杉树的叶子都喜欢，一旦见了便会将其伸展开夹在课本或本子里，与小伙伴们相互欣赏、互相交换。彩纸来源于糖块或从街头捡拾，信封邮票和火柴盒则是从家里收集，那时家在外地的亲戚，靠写信传递信息，而且当时有些信封邮票和火柴盒印制得很精美，待大人用完后便成了孩子们的珍宝，由此养成了收藏的习惯。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兴起了集邮热，尤其是女排、乒乓球等体育项目在国际大赛中崛起后，国家邮政局将各项奖杯印成邮票发行，人们争相购买。加之一发行行情暴涨的第一轮生肖猴票，被传得神乎其神，即使不懂集邮的外行人，也被一些暴富的故事所吸引，由此激发了民间的邮票收藏热。当时我在临沂的一所中专学校学习，班里来自江苏等地区的几个同学手里已有几本邮票册，课余同学们争相传阅。这几本“邮册”如同星火，立刻引燃了校园的集邮热，也激活了我曾有的存念，和同学一起加入了集邮大潮中。

那时没钱购买新票，多是收集使用过的旧票，通过从信封上撕揭、让在外地上学或当兵的同学搜查、假期回家翻箱倒柜和到亲戚家找寻等收藏方式。最快捷也最让人厌恶的是撕信封上的邮票。上午第二节课下课，传达室里就开始了“抢票大战”。起初同学们的信件都是下课后由个人到传达室取，自集邮热兴起后，有很多不自觉的同学不管信封是不是自己的，见到好票就撕；最受青睐的是挂号信和包裹邮寄单，上面贴着等价的邮票，数量多而图样新。学校为制止此行为，每天上午在发放报刊和信件时，安排班干部专人领取。可即便是班干部，看到有心仪的邮票时也经不住诱惑，偶尔也会“监守自盗”，失信于众，此风屡禁不止。

上学期间除收集散票外，我还经常光顾临沂邮政局集邮门市部和沂河南路邮票市场，除开阔视野、增长集邮知识外，有时也情不自禁买几张新发行的邮票。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在沂水县高桥供销社实习，从报纸上看到为庆祝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两枚纪念邮票，我便给临沂邮政局集邮门市部写了一封求购信，将两毛八分钱夹在信封里。可喜的是集邮门市部把新发行的邮票寄给了我，使我如愿以偿。不仅如此，他们在给我回寄的信里还告诉我，欠付回寄邮资8分。实习结束后，我专门到集邮门市部还清了欠资。学生时代收集的多是些旧（散）票，如8分、4分、2分及1分半的普通票，也有些特种票等。同样，都贴在笔记本里。

参加工作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对集邮的热情越来越高。除了收藏平常工作中接触的邮票以外，还舍得花钱购买，而且更加专业化和标准化：一是购买了标准的集邮册、镊子、邮票薄膜套袋，二是将信封上和以前贴在笔记本上的邮票放在水里泡开，然后用镊子取出，晾干后压平，再一张一张地夹存到集邮册里（水泡的方式虽然能较好地保留邮票原貌，但过水后邮票会变软，纸张会变硬变皱，无论如何处理都不会还原新票的品相）。为及时获得当年的邮票，我还加入了区集邮协会，年初缴费，确保当年新发行的邮票完整保存。同时，还订购了《集邮》杂志，到书店购买了几本与集邮有关的图书。

随着集邮知识的不断丰富，我收藏的不仅有邮票，还有邮政机构发行的各种邮政用品，包括首日封、国际邮资航空信封、纪念封、原图卡、邮政明信片、邮资封、小全张、小本票、小型张、纪念邮戳、邮柬等。对邮品的收藏范围也陆续扩展，从起初收集盖销邮票（多为使用过的旧票），到后来收集四方连邮票、一个方连票、一个单枚票封、军人邮票及三角邮戳、首日实寄封、一票一封和明信片，还有大、小版票、小本票、小型张和年册等。邮票绝大多数是纸质的，也有少量金（银）箔和绢子的。除了及时购买新版邮票外，还购买了部分以前的散票和年册，除了到邮局购买外，还与票友相互交换，到外地出差总会购买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邮票，邮品作为纪念品。

经过不懈努力，我积攒齐了1979年至2007年的邮票年册，不过缺少了珍贵的1980年的猴票。收集了领袖人物、古典名著、名人字画、山水花卉等几大系列十几本专题邮票，还参加了几次邮展；到2007年，几十本邮册装满了两个书橱，因无处存放和邮市低迷，从此止步。

如今时代巨变，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类现代化智能通讯工具普及使用，写信时代已远去，也就很少再有人使用邮票。我收藏的邮票邮品也基本成了纸上的风景。每每翻阅着这些来之不易的邮票，心中依然无悔，尽管其中付出了很多，但作为人生旅程的一种历练，享受了其中的过程也就足够了。同时，集邮不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学问，方寸世界涉及方方面面，小小邮票成为包罗万象的博物馆、容纳丰富知识的小百科。



升远 图

庄彩芹

## 葡萄

以前家里种植了一亩多的葡萄。地里从南到北整齐地立着七八排水泥柱子，水泥柱子之间连着铁丝，葡萄藤就被绑在铁丝上。每年都要给葡萄施肥，在葡萄的两侧挖深沟，然后埋入鸡粪或者牛粪等。春天来了，嫩绿嫩绿的小芽从葡萄藤上冒出来，到了夏天就长得茂密了，叶子会覆盖整棵葡萄树。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给葡萄掐须，以防葡萄只长枝叶，落果后的葡萄没有营养。

放暑假的时候，我和弟弟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守葡萄园。妈妈让我们有空的时候给葡萄掐须。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很高兴，看着绿色的长须在我们的小手里被掐掉，感觉自己拯救了葡萄。可是慢慢地，指甲盖就会疼，我们就撂挑子不干了。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就溜到附近的小河里去捉鱼摸虾，有时候也去捉小蝌蚪。等我们兴冲冲地拿着战利品回到葡萄园的时候，发现累得满头大汗的妈妈一直在地头休息，小小的心里也有一丝心疼，赶紧讨好地给妈妈捶捶肩膀，妈妈没有训斥我们，只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农历七月十五左右，葡萄进入成熟期。大人们用剪刀小心地把葡萄剪下来，放进木条钉成的长方形木箱子，一层一层地摆放整齐。

葡萄属于娇嫩的水果，怕颠簸，骑着自行车驮着葡萄的时候只能慢慢地骑。我们有时候和妈妈一起在街上卖葡萄。妈妈用小剪刀把葡萄串上那些被鸟儿啄了一口或者被我们偷吃掉只留果蒂的地方剪掉，然后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看到只剩果蒂的地方就看我们两眼，我俩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随着下班的人流到来，妈妈也开始忙碌起来，她不停地用秤称葡萄、算账、找零钱，我和弟弟帮着妈妈撑塑料袋。一番忙碌后，我们面前的葡萄越来越少。等不忙的时候我们就要吵着买好吃的，妈妈拗不过我们，就会买点儿零食给我们打牙祭。有时候天黑了卖不完葡萄，妈妈就和卖海货的或者卖别的水果的以物换物。等收拾停当，天也黑透了。妈妈推车载着我们回家，那时觉得好玩儿，现在想想都是母亲的艰辛。

等到葡萄慢慢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一天都在园里看守了。地头种着凤仙花，据说有驱蛇的作用，葡萄是比较容易吸引蛇类的。

大人们用剪刀小心地把葡萄剪下来，放进木条钉成的长方形木箱子，一层一层地摆放整齐。

葡萄属于娇嫩的水果，怕颠簸，骑着自行车驮着葡萄的时候只能慢慢地骑。我们有时候和妈妈一起在街上卖葡萄。妈妈用小剪刀把葡萄串上那些被鸟儿啄了一口或者被我们偷吃掉只留果蒂的地方剪掉，然后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看到只剩果蒂的地方就看我们两眼，我俩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随着下班的人流到来，妈妈也开始忙碌起来，她不停地用秤称葡萄、算账、找零钱，我和弟弟帮着妈妈撑塑料袋。一番忙碌后，我们面前的葡萄越来越少。等不忙的时候我们就要吵着买好吃的，妈妈拗不过我们，就会买点儿零食给我们打牙祭。有时候天黑了卖不完葡萄，妈妈就和卖海货的或者卖别的水果的以物换物。等收拾停当，天也黑透了。妈妈推车载着我们回家，那时觉得好玩儿，现在想想都是母亲的艰辛。

记得有一个夏日的中午，天气很炎热，我和弟弟去小河里洗脸，等我们感觉凉快一点的时候，就赶紧回去看守葡萄园，回到小屋推开门，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循着声音的方向一看，竟然发现床底有两条蛇在那里纠缠着，它们吐着蛇信子，不停地扭动身体泛着亮光，我们吓得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拉着弟弟的手，一路狂奔，跑到临近葡萄园里找二大爷求救。我俩结结巴巴地说明原委，二大爷慢悠悠地随我们来到小

屋，那两条蛇竟然还在。二大爷一点儿也不害怕，他用一个长把锄头把蛇挑出小屋，然后使劲地敲向蛇头，把它们敲死了，为了不把别的蛇引来，又用火把它们烧了。

我们还是不敢进屋，只好跟巡山的大王一样，满地里找刚成熟的葡萄。那个时候的葡萄都是自然成熟的，每串葡萄都是向阳的那面先泛红。我们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光芒的葡萄，伸出小手摘下，剥掉那层薄薄的皮，一下子扔进嘴里，一股稍微带点酸酸的甜味儿弥漫了整个嘴巴，给我们带来了夏日的清凉，也让我们暂时忘记了蛇带来的惊吓。

农历七月十五左右，葡萄进入成熟期。大人们用剪刀小心地把葡萄剪下来，放进木条钉成的长方形木箱子，一层一层地摆放整齐。

葡萄属于娇嫩的水果，怕颠簸，骑着自行车驮着葡萄的时候只能慢慢地骑。我们有时候和妈妈一起在街上卖葡萄。妈妈用小剪刀把葡萄串上那些被鸟儿啄了一口或者被我们偷吃掉只留果蒂的地方剪掉，然后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看到只剩果蒂的地方就看我们两眼，我俩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随着下班的人流到来，妈妈也开始忙碌起来，她不停地用秤称葡萄、算账、找零钱，我和弟弟帮着妈妈撑塑料袋。一番忙碌后，我们面前的葡萄越来越少。等不忙的时候我们就要吵着买好吃的，妈妈拗不过我们，就会买点儿零食给我们打牙祭。有时候天黑了卖不完葡萄，妈妈就和卖海货的或者卖别的水果的以物换物。等收拾停当，天也黑透了。妈妈推车载着我们回家，那时觉得好玩儿，现在想想都是母亲的艰辛。

记得有一个夏日的中午，天气很炎热，我和弟弟去小河里洗脸，等我们感觉凉快一点的时候，就赶紧回去看守葡萄园，回到小屋推开门，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循着声音的方向一看，竟然发现床底有两条蛇在那里纠缠着，它们吐着蛇信子，不停地扭动身体泛着亮光，我们吓得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拉着弟弟的手，一路狂奔，跑到临近葡萄园里找二大爷求救。我俩结结巴巴地说明原委，二大爷慢悠悠地随我们来到小

屋，那两条蛇竟然还在。二大爷一点儿也不害怕，他用一个长把锄头把蛇挑出小屋，然后使劲地敲向蛇头，把它们敲死了，为了不把别的蛇引来，又用火把它们烧了。

我们还是不敢进屋，只好跟巡山的大王一样，满地里找刚成熟的葡萄。那个时候的葡萄都是自然成熟的，每串葡萄都是向阳的那面先泛红。我们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光芒的葡萄，伸出小手摘下，剥掉那层薄薄的皮，一下子扔进嘴里，一股稍微带点酸酸的甜味儿弥漫了整个嘴巴，给我们带来了夏日的清凉，也让我们暂时忘记了蛇带来的惊吓。

农历七月十五左右，葡萄进入成熟期。大人们用剪刀小心地把葡萄剪下来，放进木条钉成的长方形木箱子，一层一层地摆放整齐。

葡萄属于娇嫩的水果，怕颠簸，骑着自行车驮着葡萄的时候只能慢慢地骑。我们有时候和妈妈一起在街上卖葡萄。妈妈用小剪刀把葡萄串上那些被鸟儿啄了一口或者被我们偷吃掉只留果蒂的地方剪掉，然后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看到只剩果蒂的地方就看我们两眼，我俩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随着下班的人流到来，妈妈也开始忙碌起来，她不停地用秤称葡萄、算账、找零钱，我和弟弟帮着妈妈撑塑料袋。一番忙碌后，我们面前的葡萄越来越少。等不忙的时候我们就要吵着买好吃的，妈妈拗不过我们，就会买点儿零食给我们打牙祭。有时候天黑了卖不完葡萄，妈妈就和卖海货的或者卖别的水果的以物换物。等收拾停当，天也黑透了。妈妈推车载着我们回家，那时觉得好玩儿，现在想想都是母亲的艰辛。

记得有一个夏日的中午，天气很炎热，我和弟弟去小河里洗脸，等我们感觉凉快一点的时候，就赶紧回去看守葡萄园，回到小屋推开门，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循着声音的方向一看，竟然发现床底有两条蛇在那里纠缠着，它们吐着蛇信子，不停地扭动身体泛着亮光，我们吓得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拉着弟弟的手，一路狂奔，跑到临近葡萄园里找二大爷求救。我俩结结巴巴地说明原委，二大爷慢悠悠地随我们来到小

屋，那两条蛇竟然还在。二大爷一点儿也不害怕，他用一个长把锄头把蛇挑出小屋，然后使劲地敲向蛇头，把它们敲死了，为了不把别的蛇引来，又用火把它们烧了。

我们还是不敢进屋，只好跟巡山的大王一样，满地里找刚成熟的葡萄。那个时候的葡萄都是自然成熟的，每串葡萄都是向阳的那面先泛红。我们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光芒的葡萄，伸出小手摘下，剥掉那层薄薄的皮，一下子扔进嘴里，一股稍微带点酸酸的甜味儿弥漫了整个嘴巴，给我们带来了夏日的清凉，也让我们暂时忘记了蛇带来的惊吓。

农历七月十五左右，葡萄进入成熟期。大人们用剪刀小心地把葡萄剪下来，放进木条钉成的长方形木箱子，一层一层地摆放整齐。

葡萄属于娇嫩的水果，怕颠簸，骑着自行车驮着葡萄的时候只能慢慢地骑。我们有时候和妈妈一起在街上卖葡萄。妈妈用小剪刀把葡萄串上那些被鸟儿啄了一口或者被我们偷吃掉只留果蒂的地方剪掉，然后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看到只剩果蒂的地方就看我们两眼，我俩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随着下班的人流到来，妈妈也开始忙碌起来，她不停地用秤称葡萄、算账、找零钱，我和弟弟帮着妈妈撑塑料袋。一番忙碌后，我们面前的葡萄越来越少。等不忙的时候我们就要吵着买好吃的，妈妈拗不过我们，就会买点儿零食给我们打牙祭。有时候天黑了卖不完葡萄，妈妈就和卖海货的或者卖别的水果的以物换物。等收拾停当，天也黑透了。妈妈推车载着我们回家，那时觉得好玩儿，现在想想都是母亲的艰辛。

记得有一个夏日的中午，天气很炎热，我和弟弟去小河里洗脸，等我们感觉凉快一点的时候，就赶紧回去看守葡萄园，回到小屋推开门，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循着声音的方向一看，竟然发现床底有两条蛇在那里纠缠着，它们吐着蛇信子，不停地扭动身体泛着亮光，我们吓得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拉着弟弟的手，一路狂奔，跑到临近葡萄园里找二大爷求救。我俩结结巴巴地说明原委，二大爷慢悠悠地随我们来到小

屋，那两条蛇竟然还在。二大爷一点儿也不害怕，他用一个长把锄头把蛇挑出小屋，然后使劲地敲向蛇头，把它们敲死了，为了不把别的蛇引来，又用火把它们烧了。

我们还是不敢进屋，只好跟巡山的大王一样，满地里找刚成熟的葡萄。那个时候的葡萄都是自然成熟的，每串葡萄都是向阳的那面先泛红。我们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光芒的葡萄，伸出小手摘下，剥掉那层薄薄的皮，一下子扔进嘴里，一股稍微带点酸酸的甜味儿弥漫